

城市印象

行游马桑溪 追忆当年景

■史良高

此刻，我坐在重庆一座古镇的渡口边，边品茶，边看水。看江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，听惊涛拍岸浅唱低吟。

古渡名曰“义渡”，古镇原名“马桑溪”。

这里，曾经是一个繁华的所在。帆樯林立，商贾云聚。南来北往的渡客川流不息，震天撼地的川江号子每天响彻在马桑溪的上空。沉淀了千百年历史的渡口，喧嚣远去了，渡客远去了，留下的是一帧帧黑白模糊的画面：汗水淋漓的纤绳，悠悠沉重的滑竿，鼓满风帆的船舶，堆积如山的货物，熙熙攘

攘的人流……那些摩肩接踵的南腔北调客，繁荣了江边的义渡码头，也繁荣了马桑溪古镇。客棧客满了，酒肆客满了，茶楼客满了，那稀里哗啦的麻将声、跑堂小二的吆喝声，盖过了码头彪悍震天的号子。

有河便有桥，有水便有渡。渡口始于汉唐还是明清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“义”字，那可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的魂。渡口因一个“义”字，才有了马桑溪鳞次栉比的商铺，才有了商铺货架上琳琅满目的货物，才有了商家与客户的欢声笑语，才有了重庆“大渡口”这个地名的来历。有人说，是曾经的汉阳钢铁厂搬迁成就了

马桑溪古镇。可我说，应是五星红旗在解放碑高高飘扬、是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、是重钢的钢花飞舞机车轰鸣，才使马桑溪脱颖而出。

清晨，我走过古镇的三街九巷，目光所及，一家家店铺、一幢幢民宅，苍凉古朴，依然是当年旧貌。临街的门楣一脸沧桑，那青砖黛瓦上的每一道沟壑都隐藏着一个个神秘的故事，令人感叹遐思。也许是我来得太早了，马桑溪才刚刚苏醒，沉睡了一夜的商铺招牌与幌子，和悬挂在风中的大红灯笼一起，仿佛撩开面纱的靓女，是那么温柔沉静。供销合作社的三扇大门无一例外地牢牢紧

闭，想必是登台亮相前，在悄悄地描眉染指。遥想当年，这里也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：曾经人们里三层外三层，排着长龙不顾一切抢购刚刚面世的“的确良”、涤卡、腈纶毛线以及手表、收音机、缝纫机等物品，场面红火、热闹。一度红得发紫的晚清四川民间帮会活动地“袍哥会馆”，被岁月的风霜啃啮得斑驳不堪，恰如一张饱经风霜、豁牙瘪嘴的脸……

对这座古镇，我充满了好奇。在义渡6号，我瞥见“半隐”二字，内心一喜，想着里面一定有过一位闲云野鹤的隐士。跨进此园，我发现原来这是一家古色古香、幽静闲雅的民宿。影壁下面的水池锦鲤成群，水竹颀长秀丽。听了我的来意，一位容貌姣好的姑娘笑着说：“先生如果要住宿我给您办理，但‘隐士’之事我确实不清楚。”是啊，一个年轻姑娘怎能知道古镇的前世今生？在悬着“古镇一棵树”匾额的店铺前，我一边品尝着“外婆豆腐脑”，一边问女老板：“你这‘一棵树’是什么树？”她笑而不答。我说：“是不是马桑？它可是古镇一张历久弥新的名片！”

我想我的许多疑问应该交给眼前的渡口，可渡口缄默不语。守着这一泓滔滔江水的渡口才是伟大的智者，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也见证了马桑溪千百年来的月落日出。

马桑溪古镇与老成渝铁路仅一墙之隔，这堵墙上的浮雕栩栩如生，独具一格：鼻子几乎

触及地面、腰背弯得像弓一样的纤夫；从江边码头拾级而上、赤脚着地的挑水工；担着刚刚出水的江鲜四处叫卖的渔夫；从渡船跳板上匆匆走下的过客；一艘艘即将抵岸或离岸的船只；打着赤脚坐在码头边摆着龙门阵的弟兄伙计……

浮雕里，有一列绿皮火车即将离站，月台上聚集各色乘客：背着蛇皮袋叼着香烟的打工者；手里牵着、肩上背着娃儿的妇女；一位军嫂，搂着军人丈夫就是舍不得放手；卖馒头的胖嫂满脸堆笑忙着生意；拿着电喇叭的乘务员，在招呼乘客排好队不要拥挤；那个大腹便便手持大哥大的老板正在人群里喊谁呢？有位大哥忙里偷闲，独坐一隅翻书充电……

正在我尽情“脑补”浮雕中的故事时，一对喜气洋洋的爱侣走了过来。帅哥西装革履，美女婚纱曳地，不用说，他们是要在这里拍摄婚纱照。以充满质感的马桑溪古镇为背景留下结婚纪念影像，着实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婚姻重情，更要重义。古镇的义渡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时刻，并给予讨口彩式的朴素祝福。我也愿他们相濡以沫，白头偕老。

马桑溪古镇正在局部修葺中，离开时，我的耳畔仍然传来工匠的锤凿声。修复和还原古镇，不仅仅是为发展旅游业，更多地是将一段真实的历史和真挚的感动留与后人。譬如那个书写着一个大大“义”字的渡口，譬如热闹的供销合作社，譬如远去的绿皮火车……



— 青摄(近日摄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镇)

烟火人家

山色空蒙肉香远

■李 晓

秋风一吹，云层里酝酿的秋雨便在黄昏时分开始下起来。我向窗外望出去，看到一道道银白的雨帘下，随风摇摆的大树正接受着雨水的酣畅淋浴。

“下雨了！下雨了！”住在山里的老郭兴奋地把下雨的场景发到了微信群里。一场如约而至的秋雨，把燥气荡涤得干干净净。老郭在微信里对我呼喊：“来吧！来山里我给你炖肉吃！”

离城30多公里外的大山，对我发出一波又一波“脉冲”，雨中仿佛骤然生出一阵肉香。秋雨还在绵绵地下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友人就驱车赶到了老郭居住的山中。

一整座山也在雨中均匀地呼吸，乳汁一样纯白的雾在山

腰缓缓地涌动着漫上来，像是山在吸饱了雨水后畅快吐出的气流。

我们在山路上见到披蓑戴笠的老郭，他正把路边沟渠的雨水导引到山塘中去。看到我们来了，老郭放下锄头乐呵呵地大声说道：“来得好！我给你们炖肉去！”回到屋中，老郭把蓑衣斗笠挂到斑驳的土墙上。一瞬间，我恍然看到了时间在这个老墙上走过的影子。

老郭是我是有着20多年交情的好朋友。几年前他在山里买了一处农人弃用闲置的农房，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离开城市在山里居住。老郭种了农人留下的2亩多土地，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丰收不断。每次他回城时，都会用袋子装了蔬菜放在我小区门卫室，然后在微信里给我留下几个字：菜，老地方，记得去拿。

老郭喜欢在雨天炖肉，这一点和汪曾祺很像。老郭从城里带来几本汪老写美食的书，晚上作床头夜读。汪老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：“下雨了，炖肉去啊。”汪曾祺那率真可爱的话语，深深植入老郭心中。

老郭说过，在雨天炖肉，屋内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响，肉香弥漫在屋外泱泱水汽里，沁人心脾。这是恬静山居生活中，一幅韵味十足的写意画。

老郭开始炖肉了，他首先劈柴。一个老槐树的树桩上生了一层绿藓，我伸手抓一把，掌上全是树上的粗纤维。老郭扬起斧头朝树桩劈下，砍成一块一块木柴，作为炖肉燃料。然后，老郭从房屋檐子上取下一块悬挂的腊肉，在热水里洗净。清洗过后，腊肉褪去烟灰色，金黄油亮很是诱人。老郭把腊肉切成小块，放入铁锅里

加上花椒、姜粒、橘皮翻炒，再从石缸里舀出山泉水倒进锅中，起初用大火煮沸，而后用小火慢煨。烧大火用柴块，烧小火时，老郭改用秸杆，小火苗温存地舔着锅底，煨出一片柔和气氛。一段时间后，竹锅盖上汽氤氲，满屋肉香从门窗窜出、从屋顶溢出——美味要出锅了。

中午时分，老郭从瓦坛里倒出桑葚酒。这是他去年采集的桑葚，用当地高粱酒泡的，酒体呈紫色，一口喝下，微甜爽口中有陈酒之浓香。

望雨中山色空蒙，老郭同我们边吃边喝。其间，老郭给我盛了好几次肉汤，他说：“你多吃点，免得回城后还想要。”我心中感动，却不多话，只顾埋头喝汤。老郭突然问我：“你现在还订《收获》和《当代》杂志吗？”我点点头，对他说：“我到

邮局统计了一下，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里，还有31个人在订这两本纯文学杂志。”老郭感慨道：“你真是老文青啊！”

酒足饭饱，在山里一场午睡之后，我感到神清气爽。下午，我在老郭的屋子内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下半部分。这部小说我买了好久，在城里阅读时，往往读着读着就走神了，或者是边读边在手机上刷屏、回信息，一本书被切割成无数碎片，留在大脑中的部分也成了一团糨糊。我那时在网络时代生怕漏掉丝毫信息的焦虑，在山里被自然屏蔽了。巍巍群山，绵延不绝，足够把世间喧嚣隔开，独留一方净土。

晚上回城，灯影中雨水仍显迷离。我想起在深山里，有一个故友在雨中炖肉等着我，顿觉满城灯光更加可亲可爱起来。